



## 亲爱的哥哥

□侯淑荷

凌晨3点，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。电话是姐姐打来的，说哥哥起夜时突然昏迷摔倒，已被120送往医院，正在急救。

我心里一惊。放下电话，和爱人急忙赶往医院。哥哥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，脸色暗黄、眉头微皱，意识不是很清醒的样子。医院诊断为脑部有出血点。

看着病床上的哥哥，我一阵心疼。哥哥这几年可谓祸不单行。三年前，跟哥哥相濡以沫的嫂子突然检查出肝癌晚期。哥哥悉心照顾，散尽钱财为其求医，一年后嫂子还是撒手人寰了。在嫂子治病期间，侄女家原本红火的生意，突然陷入了困境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在嫂子离开不到半年，侄女竟然也检查出得了肺癌。一向开朗乐观的哥哥一下子变成了沉默寡言、爱流泪的老人，常常和别人没说上几句话，就红了眼睛，泪水默默流淌。

哥哥比我大13岁，儿时他是我的保护神。我刚上小学时的一天，母亲给我一角零花钱，上学路上，我蹦蹦跳跳跑到副食店买了八块水果糖。从副食店出来，两个高年级的男生伸手向我要糖。我不给，他们就吓唬我，正好迎面走来了哥哥。我喊道：“哥哥，有人欺负我！”哥哥几步就跑到我面前，把我护在他身边，吓得那两个男生转身就跑。从那以后，在学校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。

哥哥读书时聪明好学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因为他是家中长子，早早就肩负起和父亲一起养家的重担。哥哥吃苦耐劳，什么苦活累活都肯干，曾经在货运公司扛过货物，那些年他的肩上

总有厚厚的老茧。他也曾起早贪黑地跑过运输，有一次因为太过疲劳，车翻倒在路边的沟里，所幸人未受伤。哥哥用汗水挣来的钱帮助父亲为家里盖了新房，让我们家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搬离了父亲单位分的低矮的家属房。

哥哥结婚以后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一双儿女也相继成家立业，儿孙环绕。本该安享幸福晚年的時候，谁想命运让哥哥承受这样多的苦难。

哥哥得知侄女病了的时候，他就瞒着家人们悄悄打工。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，不辞劳苦地跟着城市绿化车干活，有时早晨四点就出门，晚上六七点才能回家。有一次竟然去工地装卸货物到深夜。哥哥这次生病和他辛苦劳累不无关系。

幸运的是，哥哥经过几天的治疗，身体恢复得不错，看上去已无大碍。只是那个曾经有主见、有担当的哥哥变得心事重重、怯懦无助。每当遇事征询他意见时，他总是眼睛低垂、声音小小地说：“你们做主，我听你们的。”问他想吃什么，他总是说：“啥都行。”看到哥哥这样的变化，全家人十分着急。我们了解他的心事：他觉得他病了，女儿也病着，以后的生活堪忧。

其实，哥哥你不用太过忧虑，你还有我们！你是我们最亲爱的哥哥！我们会一直关照你和侄女今后的生活。手足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，长兄如父啊！你曾经用自己的双肩承担了家庭生活的重担，让我们过上了好的生活；现在，你遇到了困难，该是我们回报你的时候了！亲爱的哥哥，希望你能早日露出久违的笑容！



## 孙女的礼物

□陈燕炳

全家给孙女靓妹过5岁生日时，靓妹好奇地问：“爷爷、奶奶什么时候生日呀？”

“奶奶的生日过了，我的生日是下个月28号，今年68岁。”我接上话茬。

我的生日那天，小孙女一大早就甜甜地喊：“爷爷，生日快乐！”

“谢谢，我的乖孙女！”我高兴得心里比蜜甜。

“我要送给爷爷一个生日礼物。”

从幼儿园回家，孙女便连忙准备纸张、双面胶、剪刀，准备制作送给我生日礼物。

老伴问她：“你做什么手工送爷爷呀？”

“我要做一个灯笼，因为灯笼吉祥喜庆。”

“你会做灯笼吗？”

“会呀，幼儿园老师教过的。”

“奶奶和你一起做，行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于是，老伴和孙女一起做起了送我的生日礼物。

老伴和孙女先把一张红色卡纸的四边各留2厘米，然后用直尺和铅笔按

等分划好20余条平行线，再用裁纸刀划开。接着，将划好平行线的卡纸卷成圆筒状，两端用双面胶粘贴住，灯笼就大概成型了。然后，还用金黄色的纸给灯笼镶了一道金边，再用几根细红线做灯笼的穗，一个漂亮的红灯笼就完成了。

“哇，终于成功了！”孙女提着灯笼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满脸欢喜。

“爷爷，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。祝您健康长寿！”

我接过灯笼笑得特开心，将孙女抱起来：“谢谢靓妹！”

晚上，全家一起给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生日会，吃了生日蛋糕，让小孙女唱了生日歌，我还许了愿、吹了蜡烛……

我不喜欢办生日宴，六十花甲那年就是在家和家人平平淡淡过的。过去的生日，因儿子不在身边，要么忘记了，要么就是和家人在一起聚一聚。

事后我跟老伴说：“这次的生日，有了孙女乖巧的祝福，既活泼又特别有意义，是最宝贵的生日礼物。看到孙女健康成长，小小年纪就拥有感恩的心，我倍感欣慰。”



早餐 郭俊



## 母亲让地

□吴光明

朋友从安徽旅游回来，对桐城“六尺巷”的故事大加称颂。这使我自豪感油然而生，不禁联想起母亲也曾“让地盖楼”一时成为美谈的事来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，富裕起来的农民纷纷改善住房条件。老家隔壁邻居要在原宅地盖楼房，但量来量去，宅地的长度就是不足。无奈，邻居主人登门跟母亲协商，说是能不能在两界址处给他家让出一两尺地，实在不行，哪怕以地换地，以成全他家把楼房盖起来。

这事真把年已古稀的母亲难住了。母亲知道，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，那时不要说让地，就为土地界址不小心移动了一点点，也常常发生纠纷。母亲的心里七上八下，“同意吧，地是孙子家的，这个主理应孙子做，而孙子又外出打工去了；不同意吧，农村人盖房子是大事，苦上一辈子甚至苦上几代人，不就是为了盖个好房子……”怎么办呢？她与邻居们商议，邻居们都劝她：“这让地不是小事，最好等你孙子回来再说。”

“要是孙子不同意，人家的楼房怎么盖？以后邻里关系怎么处？不行，这个主我得先做，等孙子回来我再跟他讲道理。”主意定了，母亲主动上门，表示同意让地。

“大姐，让地就不用了，只要你愿意以地换地就行。”邻居主人也知道地是她孙子家的，不能让她为难。

“大家都是邻居，早不见晚见的。不就是一两尺地的事，以地换地就见外了！就这样定了。”母亲坚持说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你家的恩情，我们家永记在心！”

不久，一栋高高大大、漂漂亮亮的楼房拔地而起。

年底，在外打工的侄儿回到家，听到左邻右舍都在夸奶奶“让地盖房”的事儿，仿佛自己的脸面也有了光彩。母亲刚提及此事就被侄儿打断了：“奶奶，不用说，我都听到了，不就是一两尺地的事，让就让呗！”侄儿支持，母亲也就放下心了。

地毕竟是侄儿的，我也曾为母亲的自作主张担心了一阵子。不过，有一点我相信，侄儿从小是她带大的，肯定也和我们兄弟姐妹一样，没少受过老人家为人处世的教育。

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他们虽不识字但懂事理。父亲比较严厉，教育子女缺乏耐心；而母亲则相反，常常抓住一件小事在我们面前细说道理，什么“为人在世、名声要紧”、什么“种田要方、处世要圆”、什么“让人三分、不为折本”等等。父亲去世早，我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老家都要给母亲带点零花钱，买点母亲喜欢吃的。可钱她自己舍不得花，却常常三块五块、十块八块帮助遇到困难的邻居或亲友；食品自己舍不得吃，总是分给左邻右舍。有时，我有些埋怨，她说：“人家有困难，我们能帮人家是好事，等于烧香拜佛。再说吃的，一人吃不香，众人吃能香四方。”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母亲逝世已经十多年了。虽说她生前未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财产，但她“让地盖楼”的事却永远闪耀着“六尺巷”一样的思想光辉，比什么财产都珍贵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、世代相传！